

左
通
補
釋

補釋八

起僖公廿七年盡卅三年

左通

錢塘梁履繩學

傳廿七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孫武子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張預曰攻其所顧變使之相救援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楚救之而得免是也

讀左日鈔三

於是乎蒐于被廬

解晉地

呂覽吳闔廬東征至於庫廬

簡選篇

疑卽此

春秋地名破略四

夏書曰

解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

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

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
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
虞事亦連夏是也卽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
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
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子法言
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
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杜元凱左傳僖公二
十七年引夏書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
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
篇名盡亂其舊矣尚書古文
疏證一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
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

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卽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卽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蓋虞夏同科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

莊八傳廿四廿七文七成十六襄廿一廿六昭十四哀六伏生

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

許慎說文亦

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

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

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

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

引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爲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

時書題已判爲一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

汝方於鄭爲商書而孔并於盾征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

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哀多益寡以

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

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僞撰古

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
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卽
判禹貢爲夏書之故智乎

禹貢雖指一

又詳駁證

卻漆

卻漆晉大夫卻至之兄或云漆卽至非也

國語晉語四注

蒲城鵲

居

見成二正義

子至

成二

漆毅

成十三分記世譜二

春秋

案世譜六云犖

生三子曰至曰漆曰毅犖字傳寫之譌

欒枝解貞子也欒賓之孫

韋昭曰欒共子之子貞子也

見晉語四桓三年傳有欒共叔

杜注本賈逵

案賈注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惠氏補注二

先軫

先氏丹木

閔子軫

春秋分記世譜二

荀林父解中行桓子

系本云晉大夫逝敖

亦作遼

生桓伯林父

史記趙世家索隱

璅語曰

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
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
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旣棄之矣猶
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愈有閒而生荀
林父

太平御覽刑法部八

案高氏姓名攷顧氏世系表皆以林父

與荀息同族

息見僖二

特未詳其系今世本云逝敖所出汲冢

璅語以爲舞囂聲相近豈卽逝敖乎因錄之以備攷通志
氏族略三曰荀氏晉之公族也隰叔之後然則與士氏同

出矣至荀氏亦稱中行者僖廿八年林父將中行故以爲
氏文十三年杜注據之乃趙世家索隱及正義並云荀偃
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案晉本置三軍復增置
三行後竟爲六軍不聞改中軍爲中行也文十三年稱林
父爲中行桓子宣十二年林父將中軍則知中行氏斷不
自荀偃始

未生其共

生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

生同

困學紀聞六

僖廿八年

還自南河濟解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華玉淳曰晉欲假道而衛不許故還自南河濟則南河不

屬衛可知從汲郡南渡者南河在汲郡非汲縣卽南河也

若衛許假道則從汲郡東渡矣是時黃河東北流今衛輝

府東南兩面皆河也

大事表附錄

案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

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華氏之說足相發明水經

河水五注引此傳文云河水於是亦有棘津之名晉伐陸

渾亦於此渡

見昭十七

則地不屬衛審矣但謂汲郡非汲縣稍

誤東晉汲縣卽汲郡治故今衛輝府之汲縣亦附郭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

解衛地

齊侯以穀戍之迫故從晉求援斂孟今直隸開州東南斂

孟聚是也

案州屬大名府

春秋解義二十一

宣十七年齊侯使高固會

晉侯至斂孟高固逃歸卽此

春秋地名攷略七

衛侯出居于襄牛

解衛地

襄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春秋地名

在河南歸德

府睢州境

春秋與圖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欲加禮晉師以免發冢之禍

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一

入曹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之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

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容齋二筆一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解軒大夫車

郝敬曰曹叢爾國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濫耳

讀左日鈔三

宋人使門尹般

解宋大夫

哀二十六年有門尹得案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門尹

除門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司關鄭司農以司關爲關尹

則門尹當卽周禮之司門也

大事表十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解

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

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案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卽薨亦祇四十四耳

四書釋地三續

子玉使宛春

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

史記晉世家集解

案呂覽分職篇載

衛靈公天寒鑿池以宛春諫而罷役此傳有拘宛春於衛之文遂有謂宛春爲衛大夫者殊不知楚子玉使宛春以復衛請於晉因往告於衛焉有用衛人之理且衛靈公立

於昭七年宛春不及同時蓋別一人新序刺奢篇亦載之然毋庸牽合也韋昭晉語注亦以宛春爲楚大夫是已

子與之

與許也

國語晉語四注

楚有三施

三曹衛宋也

晉語四注

執宛春以怒楚

怒楚令必戰

晉語四注

孫武子怒而撓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

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文執宛春以怒

楚是也

讀左日鈔三

曹衛告絕於楚

先軫爲晉謀使曹衛告絕於楚張儀爲秦謀使楚告絕於

齊皆所謂親而離之者

讀左日鈔三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

戰故云避臣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

國語晉語四注

師直爲壯曲爲老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闕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晉語四注

崔天解齊大夫也

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

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是也

詳襄廿七

季子

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爲齊正卿

杼見宣十

唐書宰相
世系表二下

案鄭氏氏族略三亦同而淮南說林訓許

慎注云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疑天誤爲野

次于城濮解衛地

莊二十七年經公會齊侯于城濮卽此今山東曹州府濮

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

大事表
七之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解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

山井
氏考

文足利本
君作軍

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中母聲高叩之田艸盛上出故

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兆一曰原兆

春官
大卜兆之壘罍

有似原田故鄭氏云原原田也

惠氏補
注二

餘詳古音

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云云

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

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

潛夫論夢列篇

王符曰夢寐徵怪所

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以其有文德之

教能自警戒所以敗楚

說文寢字繫傳

吾且柔之矣解腦所以柔物

腦能熟物皮氏錄曰羊腦豬腦男子食之損精氣又云羊

腦食之令五藏消也

高似孫緯略九

考工記曰角之本蹙於剗而

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剗腦同解云言角之本近

於剗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執也

見弓

人始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

粉犀之說於釋子

見歸田錄

亦卽此義而杜注太略故詳之

傅氏

上辯誤

請與君之士戲

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日以兵相見云耳

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

朱國楨湧幢小品十二

案說文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盧聲香義切朱

說本之但援史記戲下爲證

項羽本紀韓信傳

則戲不得如字讀

己漢書項籍傳注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

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愚謂不若全據說

文爲得

詰朝相見解詰朝平旦

嘉古文哲消作詰借明也故明日爲詰朝又誤左吉爲言

遂澗作詰朝

趙宦光說文長箋六十七

晉侯登有莘之虛解有莘故國名

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

哀十七禮記

檀弓下正義

夏本紀鯀納有莘氏之女生禹

案索隱引世本云鯀取有莘氏女

又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卽此

春秋地名攷略七

衛有莘之虛在山

東曹州府曹縣北十八里

春秋輿圖

案呂氏春秋本味篇有

佚氏文選辨命論注引作有莘氏漢書人表外戚傳敘列

女傳並作有嬖氏師古曰嬖與莘同蓋字得通用李吉甫

元和郡縣志云古莘仲國未詳所本

晉師陳于莘北

莘北卽城濮

林氏句解

子西將左解子西鬪宜申

楚公子申字子西魯曾申字西淮南時則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案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

周秦名字解故下

胥臣蒙馬以虎皮云云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劉寅曰晉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兵法所謂向前爲正也狐毛設二旂而退欒枝使與曳柴僞遁此兵法所謂後卻爲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此與唐太宗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狐毛欒枝設旂曳柴以誘楚師之來而霍邑右師少卻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以此不同耳

讀左日鈔三

至于衡雍解鄭地今滎陽卷縣

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離城大事表七之二

作王宮于踐土解鄭地

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

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

見史記周本紀注

滎澤今屬開封府

大事表七

之

案史記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

至衡雍衡雍在河南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

河北

並晉世家文

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履繩案傳

五月盟于踐土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史記乃云

朝王於踐土故索隱云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

取五月踐土之文故於踐土在元城之說疑之元城今屬

直隸大名府去衡雍太遠於傳文難合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河北之說爲謬也

鄭伯傳王用平禮也解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晉夫爲之見覲禮於諸侯曷與乎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傳王用平禮也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肫

明日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四書釋地又續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解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

意

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醕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

丁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

詩形弓正義

及王子虎皆王卿士也

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

國語周語上注

王子虎王叔文公

杜氏

世族譜

案文三年稱王叔文公疑是襄王之叔公羊文元

年何休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
文三檢杜譜內史叔服列之雜人內愚疑叔服與僖廿四年同
年之伯服或是昆弟終當依譜爲兩人

賜之大輅之服解大輅金輅

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樂記亦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贈有乘黃大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褰衣蓋諸侯之大路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

王分魯衛晉以大路

定四年

王賜鄭子蟜以大路

襄九年

王賜

叔孫豹以大路

襄二十四年

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

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草木二路此不可攷

見襄十九年正義所

引釋例

禮書百三十五

大路天子車之總名樂記曰大輅者天子之

車也所以贈諸侯陳暘樂書曰蓋商制非周制也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大路豈玉路與蓋周天子之

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

春秋分記禮樂書一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

書牧誓序傳

若虎之賁走逐獸

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

又正義

案賁

奔古通如詩鵠之奔奔亦作賁賁

傳五年襄廿七年傳禮記表記呂氏春秋壹行

篇注故續漢書百官志注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

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出入三覲解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左

使元咺

啗食邑於元子孫以邑爲氏

通志氏族略三

明神殛之

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周禮秋官司盟注

盟神必云山

川日月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

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

儀禮覲禮注

王制曰王巡守

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

案上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

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

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

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又案襄十一年

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則

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

又疏

及而玄孫

玄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之等亦得通稱之亦如左傳蒯

賁禱文王稱曾孫

哀二

之類是也

穀梁桓二年傳疏

楚子玉白爲瓊弁玉纓解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

一組繫於左笄繞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

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綏喪

冠緇布冠纓而不綏冕弁紘而不纓春秋之時楚子玉瓊

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綬色冕弁而有纓非古制

也

禮書五

余賜女孟諸之麋解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接虞城縣界周禮謂之望諸是也又虞城縣北有孟諸臺俗謂之湄臺卽杜氏所

謂水草之交曰麋矣

大事表八下

而可以濟師

解

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義門讀書記

及連穀而死

解

連穀楚地

楚子入居于申杜注申在方城內故曰入子玉敗王使謂

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蓋不欲其入方城也然

則連穀乃方城外地

春秋地名攷略八

而後喜可知也

解

喜見於顏色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

自

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

猶見也

顧氏補正上

案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注知

猶發也義亦不殊淮南修務訓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是

也

盟于宛濮

解陳畱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衛宛濮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北

春秋與圖

亡大旆之左旃

解

大旆旗名繫旄曰旆通帛曰旂

司常通帛爲旌雜帛爲物左氏曰亡大旆之左旃又曰分

康叔以少帛績蒺旃旌蓋旂大赤也物少帛也旂爲大飾

故孤卿建之物爲少帛故士建之

禮書百三十二

祁瞞奸命

祁氏周司馬祁父之後左傳祁瞞于命

通志氏族略四

士會

解

隨武子士蔭之孫

隨會晉正卿士蔭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食采於隨

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

國語周語中注 案成伯名缺

其字見宣十六年隨地詳隱五年補釋范地見宣十七年隨會見文十三年范會見昭二十年

殺士榮則鍼莊子

殺且刑之者猶刑其師傅之意

左傳 案商君稱太子師傅事見史記

寘諸深室解別爲囚室

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

惠氏補注二 案此條本王霸篇及楊倞

注

案禮記祭統云卽宮于宗周是也

天王狩于河陽解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

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卽此地後歸晉謂之河陽晉泰始中

杜預於此造舟爲橋名曰河橋亦曰富平津

大事表

餘

詳隱十一年盟地下

公朝于王所

張雲璈曰王所卽所謂行在也 案此卽班孟堅西都賦云行所也趙汭春秋集傳據覲禮女順命于王所爲解非蓋此與隱傳忽在王所義別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解封邢衛

於齊則爲異姓

顧氏補正上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云云

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

周禮夏官序官行司馬注

案晉於僖廿七年始作三軍於成三年作六軍此時特增設三行爾鄭氏偶誤蓋三行已罷於僖卅一年作五軍

之時矣

屠擊

屠氏屠擊屠蒯案鄭有屠擊見昭十六年

孔氏世族譜補

倍廿九

介解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

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十里有介

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

大事表九

舍于昌衍之上解魯縣東南有昌平城

案土地名作昌平亭

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

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盟于翟泉解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

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別詳駁證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解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注云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

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

周禮秋官夷隸疏云賈服意誤可知是彼注

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

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

鄭氏譜云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卽本此

是知其言

語也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

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

見後漢書蔡邕傳

詩秦譜正義

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

見黃帝篇顧氏補正上

世傳

及子適子儀解子儀取母弟

衛公子瑕字子適管子小問篇說王云瑕適皆見精也荀

子法行篇說玉云瑕適並見情也楊倞注云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周秦名字解故上

晉軍函陵

寰宇記曰函陵在新鄭縣北十三里

案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洧水流

逕其北山形如函故名

春秋地名攷略六

秦軍汜南解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在今開封府中牟縣南入官渡水今涸秦軍汜南在此水

之南又襄九年晉會諸侯伐鄭師于汜亦在此

大事表八上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南歷燭城西卽鄭大夫燭之武邑也

水經洧水注

鄭人燭之武

不得氏以其居於燭地故言燭之者猶言介之推佚之狐

也

通志氏族略三

許君焦瑕解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宣二年秦圍焦昭二十二年晉籍談帥焦瑕溫原之師納

王今陝州南二里有焦城

春秋地名攷略四

焦本國名晉之同姓

司馬侯所謂虞虢焦滑皆晉所滅者

襄廿九

文十三年晉使

詹嘉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故瑕亦名曲沃戰國策每以

焦曲沃並稱如傳之言焦瑕知瑕卽曲沃矣今河南陝州

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卽詹嘉所處瑕邑

大事表七之三

案

焦瑕釋例土地名闕而於文十二年之瑕云河東猗氏縣

東北有瑕城則知與焦瑕之瑕異顧表之說存以俟攷餘

詳僖十五年駁證

不闕秦

闕損也

顧氏補正上

秦伯說

孫武子親而離之張預曰善用兵者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武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此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伐鄭燭之武夜縋出說秦伯退師此交援相離也

讀左日鈔三

使杞子

史記鄭世家云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蓋卽掌北門之杞子也司城雖宋官然曹亦有之

見哀七

安知鄭不特設是

官以待杞子乎或曰此司城主守備之官故使之司門耳

萬氏氏族略

逢孫楊孫

復姓左傳秦大夫逢孫氏秦下大夫楊孫氏

廣韻孫字注

許之

服虔注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

形鹽解鹽形象虎

鄭司農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玄謂形鹽鹽之似虎

形者

周禮天官籩人注

服云剋形非是築剋爲之故後鄭不從也

鹽之似虎形者以爲自然似虎形

又疏

案自然成形之說

爲是故杜氏亦不從服義呂氏春秋本味篇大夏之鹽高

誘曰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若待築剋而成
凡鹽皆可何必產自大夏耶殆如記內則所云卵鹽水經
江水注所云傘子鹽之類

吾何以堪之

閻若璩與劉超宗書云來教謂隱桓以下六七公無僭禮
樂事竊謂左傳僖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
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當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
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杜
注雖未詳言然陳氏皆引以爲魯僭禮樂之事

潛丘劄記五

倍卅一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

濟北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
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

詩曹譜
正義

宿於重館

解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魯重館在山東魚臺縣西北十一里

案縣今屬濟寧州
春秋輿圖

館候

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也

國語魯
語上注

重館人

人守館之隸也

魯語
上注

東傳于濟解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其地夾於魯衛之間

案曹譜正義
魯在其東南

衛在其
西北

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於曹則曰東傳于濟而

杜注則曰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卽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卽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

大事表
八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解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魯郊或以正月

宣三
成七

或以四月

成十
襄七
又
十一
哀元

或以五月

定十

五或以九月

成十
初

無定期蓋魯人自知郊之爲僭而卜

以觀天意故卜之之頻若此春秋所以備書亦謂非禮之禮可以毋講而魯人猶行不較是故書以譏之

家氏春秋
詳說十二

蔣氏曰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

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

見紀

年事在平王四十二年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是說然

矣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媿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三山林氏曰夫子傷周之

衰禮樂自諸侯出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

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自夫子沒漢

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

大雩亦是

始妄

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

至而魯用之於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

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

鼯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

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

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

大也

衛氏禮記集說五十五

霞峰華氏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蓋爲

祈穀之郊在啟蟄之月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

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是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
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
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
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
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
廢卜書郊牛傷鼯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
已不已書

大事表
十五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解必其時卜牲與日知吉凶

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
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

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

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
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
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
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
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
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之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
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禮記
曲禮上正義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
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周禮天官太宰疏

晉蒐于清原

解

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清一名清原

見宣十三
成十八

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二十里

春秋
輿圖

衛遷于帝丘解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

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

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

終焉允臧也

詩定之方
中正義

今直隸開州有顓頊城

案州屬大
名府

講春秋解
義二十二

僖卅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鄭司農云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

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詳僖

年八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

沃君之宗也

莊廿八傳
禮春官喪祝注

周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

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

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

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

經

以上引
鄭志

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

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關異代

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

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

又疏

將有西師過軼我解卜偃聞秦密謀

春秋兵謀多用間諜此當以間諜得之耳

讀左日鈔三

穆公訪諸蹇叔

解秦大夫

迎蹇叔於宋

史記李斯列傳

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避宋故

迎之於宋

又正義

西乞白乙

解

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西又複姓左傳秦帥西乞術

廣韻西字注

百姓秦帥有白乙丙

白字

案正義云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

明也廣韻以西乞爲氏通志氏族略亦然呂氏春秋悔過篇丙也林也視也說者謂林卽術之字然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覽林作術則林乃轉寫之譌悔過篇注云申白乙丙也愚因疑白乙是氏丙名申字也

中壽正義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

壽八十

見孫子荆征西詩注

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

歲

顧氏補正上

案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人之壽久之不過百

中壽不過六十而莊子盜跖篇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下壽六十論衡正說篇云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
並與淮南原道訓異又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得上壽
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所謂下壽與莊
子合其以陶爲上壽者蓋八十九十是上壽七十爲中壽
也

爾墓之木拱矣

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崩葬篇

案盧氏文弼校曰含文嘉係禮緯周禮家人疏引此文作春秋緯欒作藥草二字誤也禮記王制王義欒又作栗

羊虎雜錄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

者肝腦而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

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媼常

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

皆樹柏二說未知孰是禮緯云大夫樹欒士樹楊案禮經

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

之木旣拱矣

徐乾學讀禮通考八十七

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解穀在弘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阜
夏桀之祖父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
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
北山高道正義穀是山名俗呼爲土穀石穀其阨道在兩穀
之間

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
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穀在弘農澠池縣其
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陵有天生自然者今王公墳壠
各稱陵也應劭風俗通嶠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

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嶠關而東適鄭

書序

正義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嶽崆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

十里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嶠底孔穎達謂之殽關元和志謂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四書

釋地又續

二殽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建安中曹公開

北山高道後行旅皆由此北周復從南道隋大業初建東京開葭冊道卽北道也大約出潼關歷陝州入永寧界分爲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卽南道東北入澠池縣界卽北道春秋時秦師伐晉之道在南故杜氏曰南谷中魏太和中于其地置嶠縣唐廢爲石壕鎮杜子美詩石壕吏卽此

大事表

案土殽石殽卽東西二嶠也水經河水四注祇

云石嶠山有二陵則知方俗始有土殽之稱耳故周禮大司徒疏案爾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皆無石者也其有石者亦曰陵卽引此傳爲證魏禧左傳經世鈔曰古者軍行於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討吳楚趙涉請搜殽澗問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旣明言晉必於殽而三帥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寡謀入險而脫者益信矣

信州左右免胄而下解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正義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卻克云云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禮記檀弓下注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又月

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案宣十二年左傳樂伯云左射以鼗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又正義

超乘者三百乘

超乘巨踊車上也

呂氏春秋悔過篇注

案畢氏沅校曰

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下

距躍曲踊之距車

王孫滿尚幼

英賢傳周共王生圉圉曾孫滿生簡簡生業業生宰世傳

史職

通志氏族略四

案共王穆王之子穆王名滿其六世孫何

得亦名滿不諱疑滿字作蒲如晉厲公州滿爲州蒲之屬

詳成十年攷異

無禮則脫解脫易也

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陳也

國語周語中注

入險而脫

險謂殺地

周語中注

以乘韋

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

漢書鄭崇傳注

厲兵

高誘曰厲利其兵

呂氏春秋音律篇注 惠氏補注二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

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曰餼上介

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

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

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

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饗餼

小雅

鄭云腥曰餼以其對

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望文爲義故注不

同也

儀禮聘禮疏

案禮記聘義正義引此傳文服虔云死曰

餼周禮秋官掌客疏引此傳注餼死牢牽生牢蓋亦是服

義皆杜所不用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解原圃具圃皆圃名滎陽中

牟縣西有圃田澤

徐邈何休皆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方七里子男

方五里案毛詩傳云

靈臺

圃者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蓋據

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

諸侯四十里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爲說也

案公羊疏曰孟子文司馬

法亦云也

囿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囿

一切經音義十九

案說文圃苑有垣也與字林不同或有無二字互爲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

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淮南地形

訓車攻東有甫草

案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注一並引韓詩作東有圃草水經渠水注引詩同

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

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

原注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

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困學紀聞三

鄭原圃

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秦具圃在陝西鳳翔府

鳳翔縣境

春秋輿圖

天奉我也

解奉與也

奉助也

淮南修務訓注

其爲死君乎

解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成十三年傳曰蔑我

死君

惠氏補注二

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顧氏補正上

子墨衰絰解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郤言其變凶服也

淮南說山

訓注

案戎事上下同服尚黑所謂衾服是也故墨之白則

易識不特爲兵家所忌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解

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張子全書曰父在爲母服三年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

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朱子語類曰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自執事不得申其禮乾學案墨衰之制本後世失禮之事乃秉禮如張子欲服於母喪期年之外而朱子亦謂出入治事可以服之豈墨衰竟可爲禮服乎愚謂母喪三年朝廷既定之爲制何所嫌而必欲墨其衰若夫出入治事難服齊斬則易以白布之衣如書儀所載葬後常服可也

讀禮通考
三十一

案襄廿三年公有

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杜云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也然衰之色雖變衰之制固未嘗改昭十年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可證不得以後代之墨衰例之也

死且不朽

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

管子小匡篇尹知章注

案此

解較成三年正義尤簡明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哉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

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
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
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裁之服也記曰國亡
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變則素服
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
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呂氏春秋
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蘭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
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鞵屨素箴乘髦馬孟子言三月
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
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經衛侯之念子鮮稅

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
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
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
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日知錄五

取訾婁

訾婁邾地當在今山東濟寧州界

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狄伐晉及箕

解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案昭二十三年叔孫婁如晉士伯曰將館子於都乃館諸
箕杜注都別都謂箕也今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

里有箕城

春秋地名攷略四

別詳駁證

卻缺獲白狄子

解

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

相及也族師之職

案地官族師疏職字作義

鄰比相坐康誥之云

案族師疏

云字

作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

案族師疏無不知二字而孰作是似得之

未達

指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

之時周法未定天下

案族師疏無此二字疑衍

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

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周禮秋官大司寇疏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解且居先軫之子

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復受霍爲霍伯

見文五年國語晉語四

注

薨于小寢卽安也解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譏其近女室

儀禮既夕禮記疏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

見唐李鼎祚易傳惠氏補注二

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解鄆城古鄆國在滎陽密縣東

北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姁姓

檜者處其地焉

詩檜譜

檜本又作鄆是子男之國後爲鄆武

所并焉

本外傳鄭語

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

子詩檜風釋文

案通志氏族略二云鄒房姓卽鄒仲之國鄭語

鄒仲恃險

房乃國名

周語上昭王娶於房

不聞爲姓疑字之誤鄭語以鄒

爲妘姓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鄒又周

語中云鄒由叔妘其爲妘姓何疑乎今密縣屬河南開封

府一統志云古鄒城在密縣東北五十里接新鄭縣界今亦

屬開封舊並屬許州府

元和郡縣志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是也

通志略作三十五里

與晉師夾泚而軍解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孫武子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張預曰我欲逆戰勿近

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楚

子上與晉陽處父夾泝水而軍卒皆不戰而歸則兩將皆

恇怯也案韓信銚期

銚期見後漢書

皆以背水戰而勝則兵法所

禁附水迎客又不必泥

讀左日鈔四

泝水卽滹水在今河南南

陽府葉縣東北一里光武大敗王邑王尋于昆陽士卒溺

死滹水爲之不流卽此定陵在今南陽府舞陽縣界

大事表八

下

陽子宣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

秦二

案高注本爾雅

惠氏補注二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既葬

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

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於寢不

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
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

一作本神無方

孝子以主繼作

係二

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

案文二年經正義引論語作主云先

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案古論語及

宰我對曰夏后

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

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

一作栗敬也使人謹敬

亦不相襲宗廟之

主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

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

案曲禮正義鄭云周以栗

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孝子入宗廟之

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焉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
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
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
栗莊述祖輯白虎通宗廟篇闕文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

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
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
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
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
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闕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
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
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
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
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
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
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
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
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
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
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
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

曲禮下正義

槩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

禮記

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墁中去地一尺六寸

案一尸六寸爲也通典禮入作六尺一寸爲是

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

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

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

穀梁文二年傳疏詳見莊十四年

朱子荅陸子壽

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

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

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

神事之也愚案此一段是喪祭之綱領蓋因子壽疑祔廟

卽徹几筵而發故又云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

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

本儀禮士虞禮記疏周禮壝人

疏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

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竊
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愚案此一段則練而入廟朱
子猶不然其說而況祔而遂徹几筵乎

陸氏讀禮
志疑二

餘見

駁證

補釋八